



飞翔的小王子

周锦聪，马大中文语言学学士、博大中文文学硕士。曾任华小和国中华文老师、教育部副部长特别事务官。现为师范学院中文讲师。曾获逾50项文学奖，著有6本文学著作。

当我们以颜色划分的时候

诗人舒婷说：“在我们以颜色划分的时候，我们彼此不信任。”对此，我深有同感。

在《追风筝的人》中，自小就跟着父亲当佣人的哈桑，因为是哈扎拉人，常遭受自认是纯种阿富汗普什图人的歧视——很多孩子年纪小小，已懂得对肤色不同的人“另眼相看”。

“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地盘，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纯种的阿富汗人，这个塌鼻子不是。他们这种人污染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弄脏我们的血脉。普什图人的阿富汗，我说，这就是我的抱负。”你真的难以相信，这样的话是一个叫阿塞夫的普什图儿童说的一到底大人是如何长年累月在他的脑袋灌毒，才会“培养”出这种以颜色划分别人的“怪胎”？

当阿富汗的政治变天，国王倒台了，阿塞夫的“宏愿”竟然是要：“我恳求总统完成从前国王没做的事情，派军队清除所有这些垃圾，这些肮脏的哈扎拉人。”

他看不惯阿米尔和哈桑在一起，挡着他们的去路，掏出不锈钢拳套说：“你们严重地碍着我。实际上，你比这个哈扎拉小子更加碍着我。你怎么可以跟他说话，跟他玩耍，让他碰你？”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啊——自己不愿跟特定的族群交往，还要求别人也要像他们一样野蛮和无知！

“当你看见某某民族和蛇，要先去打某某民族。”我曾亲耳听到一个大人因不满某种族客户反复无常的要求，失控地用如此恶毒的语言诅咒有关种族——当时，他的孩子正睁大眼睛，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听着。我想，这类“一竹竿打翻全船人”的仇视说法，一而再，再而三在孩子面前发出，仇恨的种子，已在孩子的心田悄悄生根发芽了——我想，那些三两天发表种族极端主义言论的政客，应该也是自小“培养”起来的吧？

美国911事件告诉我们：仇恨是恐怖主义的双胞胎，一起出击，可以让高耸入云的大楼转眼飞烟灭，让原本应该连接在一起的地球村，从此四分五裂。

当我们越来越爱以肤色、国家、宗教划分的时候，我们彼此越来越不信任，每个人似乎都很不得把自己封闭成孤岛。

世界因多元而缤纷，教会儿童谅解、包容、尊重、欣赏，世界才可能和平；交给儿童划分、疏离、隔绝、敌视的方法，世界和平恐怕遥遥无期。

可悲啊！为什么还有大人要强逼孩子放下玩具，带着真枪实弹上战场？

《追风筝的人》/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小说，2003年出版，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册，已被译成42种语言。小说讲述了两个阿富汗少年关于友谊、亲情、背叛、救赎的故事，小说不仅表达了对战争的控诉，还对阿富汗种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有深刻的反映。



董百勤

重寻教学初衷

趁着新一年开始，重阅自己去年写过的25篇专栏文章，反思写了一年专栏的过程。编辑当初找我写这个专栏时，我正处于教学低潮期，教了一年，经历了新手老师都会经历的波折，在热忱渐渐被现实打沉之际，接了这个专栏。那时候我就答应了自己，我要写专栏来整理自己的教学历程。希望借由这个专栏，能从中整理出清晰的思路，找回教学初衷。

在写这个专栏之前，我曾在一份中学生刊物上写过教育专栏，那时候还是中学刚毕业出来当临教的热血少年，写的大多是鸡毛蒜皮的事。那时候对教育的了解还是很门外汉，认为教育就是教与学，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读了五年半师训，受过训练，正式执教后，才明白教育不是你教我的事，而是在教学环境里和各方磨合，不能把教育局限在校园环境里，教育要渗透各阶层。曾听说，教育是以孩子为主的，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写了一年专栏，我发现教育服务的对象不只是那么狭义，被教育的人不只是孩子，还包括老师与父母。教育是永无止境的，我在这一路教育探索以来，获益甚多。

2016年的25篇专栏，其中一篇〈老师的孩子〉得到挺大的回响。我的同事告诉我，其他老师在网络上转载这一篇，也有一些老师私下回应我，感激我写出他们的心声。这些回响让我明白，我的文字可以为其他人带来一丝慰藉和鼓励。于是乎，〈老师的孩子〉就成为我接下来2017这一年专栏的方向基准。

顺利写了一年专栏，我不免俗老套一些，好好感谢以下的人，编辑，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这机会对我而言很重要。接着，就是我妈妈，谢谢妈妈容忍我写专栏时的怪脾气。除此，我还要感谢以下几位朋友：可欣、卓颖和俞嘉。当我想专栏内容想到焦头烂额时，我会发信息给她们，问她们想法，她们对我神经质的回应，给了极大的包容。还有不能遗漏我专栏里，曾出现的每一位主角，谢谢你们的故事。

2017年，我又会遇到怎样的学生，写出怎样的故事呢？我满怀期待。

今年，我要好好说故事。

为孩子吻醒经典

当大人读书给孩子听的时候，有三件重要的事同时发生：一、孩子和书之间产生一种愉悦的连接关系；二、家长和孩子同时从书里学到东西；三、家长把文字以及文字的发音灌输到孩子的耳朵里。

——美国阅读研究专家吉姆崔利斯

读《格林童话》

里的〈穷人和富人〉，说是童话，我觉得它更像寓言。那心中只有自己的富人，那心中常念他人的穷人，上帝的考验，两人的结局，读起来都似曾相识。

一个长大了的儿童，一个爱思考的教师。期望能在浮躁的世道，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郭史光宏

自觉就想起了身边的人与事，反思起自己的态度。我，是那富人还是穷人？

好心有好报，真是如此？至少在《格林童话》里，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只是童话，但那直指人心的理想主义光辉，依然叫人感动。日本诗人金子美铃说，“向着明亮那方，向着明亮那方，哪怕只是分寸的宽敞，也要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特丽莎修女说，“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这些天，开始有同学对我手上这本《格林童话》虎视眈眈。晨读前，带书进班，几位同学抢着去翻去读，去找〈灰姑娘〉，去找〈青蛙王子〉，去找〈布勒门镇的音乐家〉，去找〈有三根金头发的鬼〉，然后，猜猜我今天会读哪个故事。今天，一位坐在前排的小男生开口了。

“老师，你这本书买得到吗？”

“你是说《格林童话》吗？很多书店都有，但如果是我手上这本，应该很难找。”

“那你是在哪里买的？”

“我是几年前在书展上买的。”

“这样啊……我好想看耶……可以借我你手上那本吗？”

“可是我还在读着，读完了再借你吧！”

这时，周边几位同学也开口了。

“老师，我也要！”

“老师，借我！借我！”

“好好好，不过要等我读完，再借你们。”

上完课，放学铃声响起，那小男生似乎还不死心。

“老师，我很想看那本书，借我啦……”

“等我读完。”

手上这本《格林童话》，并非图文并茂的绘本版，也不是拥有精美插画的插图版。它相当厚，260多页，收了40篇童话故事，每一页都是文字，没有一点插画。

简单来说，这书给人的感觉，挺闷挺重挺吓人的。一般一年级的朋友，不大可能主动去翻这样的书。同学们有这样的反应，还是挺让人惊喜的。

中国特级教师张祖庆说，“经典有时候是沉睡的美女，需要有力量的小伙子才能吻醒她。”通过朗读和讲述，期许能将《格林童话》吻醒，让小朋友一亲经典的芳泽。